



140

译文名著文库 >> YIWEN CLASSICS > The "Genius" · Theodore Dreiser

[美] 德莱塞 著

Theodore Dreiser

主 万 西 海 译

“天才” The “Genius”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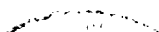
[美]德莱塞 著

Theodore Dreiser

主 万 西 海 译

“天才”

The “Genius”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 / (美) 德莱塞 (Dreiser, T.) 著; 主万, 西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8. 7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 - 7 - 5327 - 4528 - 9

I. 天… II. ①德…②主…③西… III. 长篇小说—美国—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35986 号

Theodore Dreiser

THE “GENIUS”

“天才”
THE “GENIUS”

Theodore Dreiser
德莱塞 著
主万 西海 译

责任编辑 张建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555,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4528 - 9 / I · 2562

定价: 3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6628900

译本序

在《“天才”》(*The “Genius”*, 1915)的尾声部分,我读到了作家的感叹:“我们感官所认识的物体的奥秘,是超越我们知识范围的。”此时,灵魂的震颤倏然合拍,“天才”尤金在月夜的沉思仿如耳际:“人生是个多么可爱的浑沌,多么丰富、多么温柔、多么狰狞,多么像一支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曲。”终于,我们看到,主人公尤金曾经的人生谋划在现实面前卸下了武装,伦理和道德在命运的重压下发生变形,当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低劣的计划家时,或许我们心头涌现的不是责怪,而是释然的叹息。

小说作家西奥多·德莱塞(1871—1945)被文学批评家推崇为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美国现代小说的三巨头之一,这部《“天才”》是继《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融家》、《巨人》之后的第五部重要作品,也是德莱塞所有小说中在美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一部。小说出版后,因情欲描写和伦理、信仰等原因,受到评论界的抨击和排斥,发行量受到很大的限制,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得以再版。

《“天才”》实际上带有很强烈的自传色彩,尤其是小说第一部分。虽然作家的自我退到了文字叙述的背后,可是,在尤金·威特拉这个人物身上,遍布着作家的思索和声音。这些叙述关乎艺术家的天才梦,关乎欲望和追求的矛盾,而这些,也是很多年轻人在大都市里迷失和彷徨的原因所在。与尤金交往的女性,从某种程度上看,就是他人生追求上的一段又

一段的隐喻。作为男性艺术家，尤金从懵懂的青少年走向成熟，享受生命，沉迷于欲望，一直到畏惧衰老，走向沉思。这位艺术“天才”贯穿全书的情史，曾经被美国人视为大逆不道，而作家含蓄的性爱叙述，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不过，从今天的语境来看故事，我们或许更能认识这个引号下的所谓天才。初入都市的青年尤金，知道许多所谓名家的作品往往并不比他画得好多少，但是他们有立体的木框和艺术界的公认，就有了成功的资本。得到承认，进入名流，就成了那一时期青年才俊的目标。于是，昔日乡村的情人，就会在“天才”的自我努力和膨胀中，失却了原先的魅力。尤金逐渐沉迷于挥霍和享受，他在花精力改善品味的同时，却掉进了永无满足的物欲劫难。

阅读的同时，一个问题不断跳脱出来：身为天才的艺术家究竟该怀有怎样的生活观念？结婚后的尤金，依然把对年轻、美丽、聪慧的女子的爱恋作为自己对生活激情和艺术创作审美的基调。同时，在消费文化盛行的社会中，他意识到现世的金钱比贫穷的执著更为重要，日益对自己的艺术和道德观提出质疑。因为神经衰弱，他到铁路公司从事体力劳动以缓解精神的低迷，然后，逐渐从事广告和出版发行，以自己的艺术审美能力渐渐提高了物质生活质量，也日益远离了艺术创作活动。由此，这位艺术创作者逐渐为了物质追求变成了艺术掮客，在权力体制和消费文化的运作下，把对美的追求一味投射在对美丽女性的追逐上。

标题的“天才”是加了引号的，或许这正是德莱塞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细致刻画所在。德莱塞把尤金和他周围人对生活的态度像摄影作品一般真实地记录下来，表达得犀利而清晰，让读者尽量能把握住那个时代的历史真相和彷徨的存在感受，同时在故事中洞见自己生存的现实世界。于是，读者的世界观和道德理念也遭受质疑，爱与被爱，婚姻的忠诚、艺术的执著，这些都成了跨越时空的思索：尤金究竟是否是天才？或者，在消费文化的渗透下，究竟有否天才生存的生态环境？小说中，尤金被人告知，“艺术家有一种商人决不能有的东西……他的观点是有点儿价值的。精神上，他生活在一种完全不同的境界里。”那么，尤金的境界呢？

渐渐地，我们似乎得到了答案：加了引号的天才是自以为是的天才，他不敢在违背自己天性的社会舞台上，成为孤独的边缘人，勇敢而坦然地心怀寂寞的审慎，他努力去迎合人群，强迫自己接受消费大众的幸福观，

把追逐年轻美丽的女性当作是对艺术美的实质向往。因此，他必然是加了引号的，非本质的天才。天才最好是浑然天成，无知无觉的，如果自知并且自妄，那么，那个虚妄的引号就会如影随形，直到把才华的实质耗尽。

这几乎不是一个近百年前的故事，这是每一个自认为有才华、有热情的人在进入喧闹尘世所必须面对的困惑。德莱塞摄影机般的捕捉，认真坦率的记录和思考，帮我们还原了现实的真相，放大了这个错综的心结。故事的最后，重新拿起画笔的尤金终于想奇怪地、狰狞地表现出生活的狂妄、琐细、平凡、可笑、残酷等各个方面。他终于明白自己无法解释生活，只能捕捉下层民众随意涣散的混乱心理，而这时，他的作品卖价居然创造了最高纪录。对天才，除了加上引号，德莱塞没有给出注释，商品式的标价更不是证明，因为，人生就是充满了动人而感伤的矛盾，理想是一回事，实现理想的能力又是一回事，任此人有多大的天才。

当然，在小说中要加引号的不止是“天才”，爱情亦是。许多批评家都指责《“天才”》中的情欲描写，确实，尤金先后和九个女人发生关系，似乎天才的奋斗历史就是一场场浪漫史。可是，最后，作家却给了尤金一个“不再受爱情愚弄”的结局。

那么，什么是书中人物的爱情？无论读者以怎样的自然主义宿命来框定德莱塞的情爱论调，无论怎样拿同样被物欲世界吞没的嘉莉妹妹的感情来做比较，大家都能看到，书中，更被动、更宿命的是作为情爱客体的女性，她们成为了男性艺术家物欲和名利追寻的寄托和隐喻。随着尤金年龄、心智、生活境遇、人生观的变化，一段段暧昧复杂的情感贯穿始终，甚至在作家的叙述中不断呈现出无法解释的缄默。德莱塞倾注于主人公的情感和价值矛盾，连他自己也解答不了。因此，他唯有让细节的铺陈和细致的观察来取代答案。例如，尤金和安琪拉的结婚，是道德战胜了情感的抉择。看到这里，读者似乎会暂时松了一口气，毕竟，艺术青年还是遵从了自己精神上的追求，虽然他多有犹豫和不忠诚，但这种对世事人情的无法透彻，却真实可信。然而，在尤金选择爱人时，因眷恋她的名利、才华、样貌、地位、家世等，可以多人之间不断进行比较，这点世故，令人嗟叹。我们在阅读中不断地审视这位在都市物欲中辗转反侧的艺术家，觉得他虽然不断与精神领域的艺术生活背道而驰，但至少他是在质问和追寻中一步一步地被消费文化吞噬，并且在吞噬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逐渐的放弃和绝望。这点清醒，或许是无奈中最可贵的东西，也或许就是德莱塞希望

读者能够把握的点滴。因为，正如书中所言，“人生不能由冷酷严密的规则来加以支配。”在尤金的沉浮、犹豫和矛盾中，其实作家早已默认了他的无奈和放弃，把审判的权力交给了站在更远处的读者。

尤金追求美，而他眼中的美体现在女性身上，从欣赏女性的姿态和外貌的美，到认识到女性纯真、诚实、善良的美德，一直到追随女性智慧、高雅、独特的艺术品位，以及特立独行的新女性的特质，他的审美随着阅历的增长在提高，可是他自身的欲望矛盾却日益深重。情感的风暴在小说的四分之三处来到了高潮，情爱追求和社会习俗及社会体制发生了最剧烈的碰撞。可是，正是因为引号下的所谓爱情，让尤金最终远离了追逐。

然而，作为爱情的另一方，小说中的女性也给爱情和幸福添加了引号，赋予了虚妄的特质。我们感慨于苏珊的炽热表白和她对爱情“可以不结婚的结合”的见解，以及打破习惯和礼教的勇敢；目睹了苏珊的母亲戴尔夫人表面上对道德礼教进行大胆质疑，显现开明态度，实质上对女性的归属持有传统守旧的观念，追随潮流和习俗，甚至身体力行地成为了爱情追寻者的桎梏；此外，米莉安·芬奇与克雷斯蒂娜·钱宁小姐把爱情当作艺术点缀；安琪拉把婚姻视为唯一重要的事业和人生经营，采取了极端被动的捍卫姿态，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以生孩子来企图获得幸福；有夫之妇卡罗塔对激情具有强烈的渴望，对婚外恋情抱有冒险刺激的尝试态度。然而，所有的女性，都是自以为在追寻爱情和幸福。情海沉浮中，自重、自主、自立倒成了奢侈品。尤金和她们的关系，大多出自情感的、下意识的、自然的冲动，而不是出于理智和思想中的灵性。这个引号，或许安琪拉能做出最一针见血的回答：“你什么人都不爱，尤金，你不爱什么人。你太自私了。”身为女性，这个引号或许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如果心甘情愿地成为爱情追逐的客体，那么，她们永远也不会体会真正恋爱的幸福，因为尤金永远会对下一个情人说：“我以前没有真正恋爱过。”有了这个引号，他以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真正恋爱的幸福。

现实和文学创作，人与现实，都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悖论，它们超越了被社会称为“道德”和“伦理”的概念，让人们在作家表现和记录的缝隙中试图窥见引号下面的意义，看到那个似乎永恒的动物本性的冲动和崇高精神的冲突。何止艺术，人生就是名利场。德莱塞是个诚实面对生活的人，他的心理记录非常真实，近百年过去了，依然能引发人的共鸣。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走出小镇、走向大都市的尤金，怀揣着梦想，自

视很高地与现实进行着撞击，不断颠覆旧有的价值，思索理想的意义；希望能在某一天仰望苍穹时，觉得即使回头看，面对如此多的妥协和失败，只要能感悟失却和获得，依然觉得那是曾经年轻的自己唯一的选择。

毕竟，在没有给出答案的思索中，我们依然相信“未经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并赞同：人生是个可爱而美丽的混沌，而所有的变化和进展就是一个一个的唯一选择所铺就。

张琼
2008 年 1 月

“尤金·威特拉，你愿娶这个女人为妻，照着天主的诫命与她度日，无论她有病无病，你愿爱惜她、安慰她、尊重她、保护她，不娶别的女人，单与她相守，终身不离开么？”

“我都情愿。”

第一部

早 年

第一章

这个故事的序幕展开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九年间，地点在伊利诺斯州的亚历山大镇。那时，这地方的居民只有将近一万人。这座城镇具有的一点儿城市风光，刚刚足以使它脱去乡村生活的意味。它有一条有轨电车道、一家戏院——或者说是一家所谓歌剧院（干吗这样叫，没有人说得上来，因为那儿从来就没有上演过歌剧。）——两条铁路、两个车站，还有一个商业区，包括一个公共广场和广场四周的热闹地区。县法院和四家报馆都设在广场上。这两家日报和两家晚报使居民全都知道生活里充满了当地的和全国性的争端，而且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有趣事情可做。在城镇的近郊，有几片小湖和一条美丽的溪流——这或许算是亚历山大最可爱的特色了——使它平添了一种气氛，很近似一个价廉物美的避暑胜地。就建筑方面讲，这座城镇并不是新式的。镇上的房屋，多半是用木头造的，正和那时候美国所有的城镇一样，不过在有些地段，它却设计得挺精致，房子造在大院子里，远离街道，有花坛、砖砌的小径和苍翠的树木作为舒适的家庭生活的点缀。亚历山大是一座属于美国年轻人的城镇。它的精神是年轻的。差不多人人都对前途抱有希望。活着可真够劲儿。

这座城镇的某一区里，住着一份人家。就他们的气质和性格讲，这份人家很可以算是典型的中西部美国佬。他们一点也不穷——或者，至少自己并不认为很穷，但是也绝不能算阔绰。父亲托马斯·杰弗逊·威特拉是一个缝纫机商人，总店就设在那个县里，出售一种最出名、最畅销的缝纫

机。每卖出一架二十块钱、三十五块钱或是六十块钱的机器，他就拿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缝纫机的销路并不大，可是每年他却赚得到将近两千块钱；靠了这笔钱，他买了一座房子和一块地皮，把房子布置得舒舒服服的，把孩子们都送进了学校，并且还在当地的公共广场上开设了一间店铺，陈列着最新式的缝纫机。他接受人家拿别种牌子的旧机器折价调换新的，在售价上抵掉十块到十五块钱。他也修理缝纫机——并且，带着美国人所特有的那种精力，他还附带做一点儿保险生意。他的最大的理想就是，等他上了年纪，而保险生意也做得够发达的时候，让他的儿子尤金·丁尼生·威特拉来负责接替。虽说他不知道儿子大了以后究竟会怎样，可是未雨绸缪总没有错儿。

他是个敏捷、强健、积极的人，身材并不高大，生着赤黄色的头发、鹰钩鼻子、碧蓝的眼睛和惹人注目的眉毛，还有一副相当焕发而讨人喜欢的笑容。他做推销员，兜揽生意，竭力说服固执的主妇和淡漠的、或是节俭的丈夫，使他们觉得，他们确实需要一架新的缝纫机了。这种工作使他学会了谨慎、圆滑的处世之道。他知道怎样和颜悦色地去向人家推销。连他妻子有时都认为做得太过火了。

当然，他为人诚实、勤勉，并且节俭。他们多年以来就指望有一天能够说自己有个家，还有点儿积蓄以备急需。这一天已经来了，而且生活挺不错。他们的屋子很整洁——全部粉刷成白色，配着绿色的百叶窗，四面围绕着一个院子，里面有布置得很好的花坛、平坦的草地和几棵风姿美好、枝叶扶疏的树木。屋前面有个走廊，放着几张摇椅，一棵树下有架秋千，另一棵下面有个吊床。在附近的马厩里，有一辆轻马车和几辆跑街用的运货马车。威特拉喜欢狗，所以养了两条柯利狗^①。威特拉太太喜欢活玩意儿，所以有一只金丝雀、一只猫、几只小鸡和一个高高地架在杆子上的鸟屋，里面养着几只知更鸟。这所住宅是个小巧精致的地方，威特拉夫妇都觉得相当得意。

密里姆·威特拉是个好妻子，对丈夫又忠实又体贴。她是麦克利恩郡亚历山大附近的武斯忒小镇上的一个贩卖干草和谷子的商人的女儿，除了斯普林菲尔德和芝加哥外，从来没有到过再远的地方。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曾经上斯普林菲尔德看林肯下葬；还有一次，她跟丈夫一起

^① 一种苏格兰产的牧羊狗。

去逛过州博览会，那些日子里，博览会每年都在芝加哥湖滨举行。她保养得很好，样子很端正，富有情趣，而外表却故作沉静。她坚持要给她的独子取名叫尤金·丁尼生。这既表示对她兄弟尤金致敬，又表示对那位有名的浪漫派诗人^①加以纪念，因为他的《国王歌集》深深感动了她。

老威特拉觉得，给一个美国中西部的男孩取名叫尤金·丁尼生，似乎是相当生硬的，但是他很爱他的妻子，在大部分事情上都听从她的意见。他相当喜欢她给两个女孩取的名字：茜尔薇亚和玛特尔。三个孩子相貌都很清秀——茜尔薇亚二十一岁，生着黑头发、黑眼睛，像朵正在盛开的蔷薇，强健、活泼、愉快。玛特尔生性稍欠活泼，身材矮小、面色白皙、胆小怕羞，可是却非常可爱——据她母亲说，她就像她名字所代表的那种花^②。她喜欢读书和深思，念诗和幻想。中学里的纨绔子弟们都渴望和玛特尔聊天，跟她一块儿散步，可是他们找不出话来说。她自己也不知道该向他们说些什么是好。

尤金·威特拉是全家最心疼的宝贝。他比两个姐姐小两岁，生着又直又光的黑头发、杏仁形的黑眼睛、端正的鼻子和秀丽而毫无寻衅意味的下巴颏；他的牙齿洁白、整齐，每逢他笑起来的时候，就异常粲然地显露出来，仿佛他为它们很自负似的。他起先身体并不强壮，总是抑郁不快，而且相当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因为胃不很好，又有轻度的贫血，所以他外表显得没有实际那么强健。他富有情感、热忱和渴望，把它们全蕴藏在缄默的外貌里。他怕羞、自负、敏感，对自己把握不定。

在家的時候，他在屋子里东荡西逛，读读狄更斯、萨克雷、司各特和坡^③的作品。他懒洋洋地一本一本看着，一面惊讶地想着人生。大城市吸引着他。他把旅行想作是件妙不可言的事。在学校里，他在自修时间看泰恩^④和吉本^⑤的作品，一面惊讶地想着世上各大宫廷的富丽奢华。他一点也不喜欢语法、也不喜欢数学、也不喜欢植物学或是物理学，只偶尔注意一些鸡零狗碎的地方。奇怪的事情总会使他获得深刻的印象——云的组成、水的组成、土壤的化学元素。不论是春天、夏天还是秋天，他总喜欢

① 指英国诗人丁尼生(1809—1892)。他在1859年到1885年间写成《国王歌集》，叙述亚瑟王的轶事。

② “玛特尔”的原文是 myrtle，花名。我国称之为桃金娘。

③ 爱伦·坡(1809—1849)，美国诗人、小说家。

④ 泰恩(1828—1893)，法国史学家。

⑤ 吉本(1737—1794)，英国史学家。

躺在家里吊床上，看着树隙间露出来的蔚蓝天空。一只翱翔云霄、沉思地平飞着的大雕，会紧紧地抓住他的注意力。一片绝妙的白云，像羊毛般的高高堆起，如岛屿一样漂浮过去，这对他简直就像一支歌曲一般。他具有机智、敏锐的幽默感和一种同情心。有时候，他认为自己要学绘画，有时候，又认为要去写作。他觉得自己对两样都小有才能，可是实际上他哪样都没有好好去学。他偶尔草草画上一两笔，但只是一些片断——一个小屋顶，炊烟从烟囱里袅袅上升，鸟儿在飞翔，一小片水，一株杨柳垂向水面，或许还停泊着一只小船；一汪贮水池，上面浮游着几只鸭子，一个男孩儿或是一个女人呆在岸上。这时候，他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抒情写意的才能，只有一种强烈的审美感。一只翱翔的鸟、一朵盛开的蔷薇花、一株迎风摇摆的树——这些东西的美吸引住了他。晚上他常常在家乡的街道上漫步，赞赏着商店橱窗的五光十色、人群所带来的青春与热情的意味，以及树丛里面人家那灯光明亮的窗子里透露出的爱情、舒适和家庭的气息。

他爱慕姑娘们——简直为她们热狂——不过只热中于那些真正艳丽的。在学校里，有两三个姑娘使他想起以前偶然读到过的诗句——“像紧张的弓弦一般美丽，”“你的风信子般的发丝，你的秀美的脸庞，”“轻盈的体态，愉快的身影”^①——但是他不能自自在在地和她们聊天。她们是很美的，可是却离他非常远。他把她们看得过美了，其实美只存在于他自己的心灵里。可是他并不知道这一点。有一个姑娘，黄头发编成一大股一大股，分披在脖子上，像熟了的麦穗似的，她经常萦绕在他的思想里。他远远地爱慕着她，但她从不知道。她从不知道，自己没有注意的时候，一双多么矜持的黑眼睛在炽热地盯着她。她离开了亚历山大，因为她的家搬到另一个镇上去了。随后，他渐渐淡忘了，因为美貌的姑娘多着呢。但是她头发的颜色和她那绝妙的脖子，却永远留在他的心里。

威特拉原打算送这几个孩子进大学，可是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渴望受教育。他们或许比书本还聪明些，因为他们是生活在幻想和情感的境地里。茜尔薇亚想做母亲，于是在二十一岁那年就嫁了《呼吁日报》编辑卞雅明·柏哲斯的儿子亨利·柏哲斯，第一年就养了个小孩。玛特儿梦幻般地埋头在代数和三角里，不知道自己该教书呢，还是该结婚，因为小康的家

^① 这三句诗第一句出处未详，第二句为美国诗人爱伦·坡《给海伦》一首诗中的一句，第三句是英国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她是个愉快的形影》一首诗中的一句。

境要求她做点儿事。尤金愣愣地读着书，压根儿没有学到什么实际的玩意儿。他稍微写过一点东西，可是十六岁的他所写的作品是孩子气的。他也画上两笔，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他画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实际的事情，一般都对他没有意义。但是一听到人生在世总得做点儿实际工作——像他父亲那样做买卖、在商店里做店员、经营大生意——他就给吓倒了。这可叫他发愁为难；就连在这年纪，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都不知道。他不反对父亲做的这种工作，可是他对它并不感觉兴趣。就自己来说，他知道这无非是个没有出息的、枯燥无味的谋生之计；至于干保险工作，那也同样糟糕。他根本就耐不住性子把保险单上详细列举的啰里啰嗦的条款细看一遍。有时候——通常是傍晚和星期六——他在父亲店里帮忙，可是那简直是痛苦的工作。他根本就心不在焉。

早在尤金十二岁那年，他父亲就看出来，他是不适合做买卖的；到了他十六岁的时候，老威特拉确切地相信了这种看法。从他看书的倾向和他在学校里的成绩来看，他也同样地相信，这孩子对他的学业是不感觉兴趣的。玛特儿比他高两班，不过有时候他俩在一间教室里。据她报告说，他幻想的时候太多了。他老是朝窗外望着。

尤金结交姑娘的经验并不十分丰富。他只有过一般少年人通常所经历的那种小事情——譬如，偷偷地去吻姑娘们，或是姑娘们偷偷地吻他们——尤金遇到的是后一种情形。他并没有对哪一个姑娘特别有意思。在十四岁那年，他在一次宴会上被一个小姑娘挑选了做舞伴，至少做了那一晚的舞伴，接着在“邮政局”^①的游戏里，他在一个黑房间里享受到姑娘的美妙的拥抱和亲吻，但是从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过什么遇合。有了这一次经验作为基础，他就梦想着谈情说爱，不过总有点儿羞怯，有点儿缥缈。他怕姑娘们；她们，老实说，也怕他。她们不理解他。

可是尤金在十七岁那年的秋天，遇到了一个姑娘，她在他心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丝泰拉·阿柏尔顿是个艳丽的尤物。她挺好看，跟尤金同年，生着碧蓝的眼睛和纤细苗条的身材。她活泼愉快得迷人，实在没有觉察到自己对一般敏感的男性的心是多么危险。她喜欢挑逗小伙子们，因为这使她感到有趣，而不是因为她对哪一个特别钟情。尽管这样，这里面可并没有什么卑鄙恶劣的意思，因为她认为他们全都不错，比较老实的人反

① 一种游戏，详见第二章。

而比通达世故的人更容易引起她的好感。她所以喜欢尤金，或许就为了他那副羞羞怯怯的神气。

他第一次看见她，是在他最后一学年开学的时候。那时，她初到这座城里，进了高中二年级。她父亲从伊利诺斯州摩林城上这儿来担任一爿新创办的滑车制造厂的经理。她很快就和他姐姐玛特尔结成了朋友，这或许是因为她被玛特尔的恬静的脾气吸引住了，正和玛特尔被她的愉快活泼的性情吸引住了一样。

一天下午，玛特尔和丝泰拉从大街上邮政局走回家的时候，遇见了尤金。他正要去见一个男朋友。尤金的确很怕羞，瞧见她们走来时，他想要躲避开，可是没有办法。她们看见他了，丝泰拉相当沉着地走上前来。玛特尔也急于想拦住他，因为她有个漂亮的同伴和她呆在一块儿。

“你没有回家吗？”她站住问。这是她介绍丝泰拉的机会；尤金躲避不掉了。“阿柏尔顿小姐，这是我兄弟尤金。”

丝泰拉愉快逗人地向他一笑，把手伸给他，他小心谨慎地握着，显然很紧张。

“我手上不很干净，”他抱歉地说。“我刚帮爸爸修理马车来着。”

“哦，没有关系，”玛特尔说。“你上哪儿去？”

“上哈利·莫里斯家去，”他解释。

“去干吗？”

“我们预备去采胡桃。”

“哦，我真想要几个，”丝泰拉说。

“我给你带几个来，”他大着胆子献殷勤说。

她又笑了。“希望你真给带来。”

她差一点儿要他带她们一块儿去，但是由于缺乏经验，没敢那样。

尤金一下子完全给她的妩媚迷住了。她似乎很像一个一现即逝、可望而不可即的女孩子。她有点像那个麦黄色头发的姑娘，只是更富有人情味，不大像一场梦幻。这个姑娘生得秀丽、娇柔，面色微红，皮肤细腻。她很纤弱，可是又很矫健。他怔得透不过气来，但是多少又有点怕她。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究竟是怎样看法。

“呃，我们回家去，”玛特尔说。

“如果我没有答应上哈利那儿去的话，我一定也跟你们一块儿走。”

“哦，不要紧，”玛特尔回答。“没有关系。”